

美枝

第一章

夜色垂暮，皎潔的月光照亮大地，萬物沉睡其中，呈現一片靜謐祥和的景象。

美枝拖著一身的疲憊、沉重的步伐，呵欠連連地走進浴室。

她打開水龍頭，任憑自來水嘩啦啦地流著，對鏡，凝視著自己的臉龐，蒼白的容顏、沒有血色的嘴唇、眼白周圍佈滿著血絲，證明了工作整天的疲累。披下原本盤起的髮髻，及肩的長髮宛如瀑布般流瀉下來，她撥弄一頭柔軟的秀髮，將旁邊的髮絲塞到耳後，並用雙手接捧住水，將自己的臉浸濕、拍打，試圖振作起來。

走進房間，三個女兒早已熟睡，各自進入屬於自己的夢境。她仔細地為每位孩子將棉被蓋好，慈祥地看著孩子安穩入睡，那香甜的臉龐，美枝便感覺一天的疲憊全煙消雲散了！

孩子的天真無邪，是最甜蜜的負擔。正當她起身走出房門，準備梳洗時，聽見房間傳來一陣細細的嗚咽聲，原來是一個月大的兒子體弱多病，不斷地哭鬧著、時不時抽著鼻涕，小小的身軀不停地抖動著，臉龐脹紅的像熟透的番茄似，怎麼哄他、唱兒歌給他聽都不肯睡著，這個孩子是在她連生了三個女兒之後，家族眾所期待的男孩。

雖然在美枝心中，男孩女孩一樣好，都是她心頭上的寶貝，但家族長輩給的言語，無形之中帶給美枝龐大的壓力，她嘆了一口氣，將兒子抱起，慢慢地往樓下客廳走去，抱著他在客廳晃呀晃、哄呀哄「我的好孩子，你乖，我求你別哭了，好嗎？」這句話好似魔法般，也有可能是哭累了，襁褓中的孩子慢慢地停止哭鬧，原本皺成一團的表情漸漸地緩和。美枝頓時鬆了一口氣，小心翼翼地將兒子抱回房間。

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個時鐘，分針與秒針「滴答滴答」的行走、在夜晚時分，時鐘滴答聲聽起來格外大聲，整個客廳空蕩蕩、顯露出凌晨時分的寂靜無聲，鎖住了所有聲音。

「磅！」的一聲巨響，劃破凌晨寂靜的，是樓下玄關發出的聲音，美枝心臟猛然一跳，像是漏了一個節拍似的，她知道丈夫忠一歸返，但不知怎麼的，心裡開始發慌、焦慮。

她急忙地跑下樓，奔向玄關，瞧見忠一喝得爛醉如泥，身上散發著令人不舒服、十分濃厚的酒氣，趴在一樓的玄關台階。美枝既生氣又無奈，邊說著：「你又喝多了！」她使盡吃奶的力氣抬起忠一，對一個身型嬌小的女人而言，費了不少時間將他抬上樓，讓他躺在客廳的沙發椅上，美枝走回玄關將他亂丟的鞋擺放好，並將襪子拿去洗衣間搓揉清洗，這時她聽見從樓上傳來「我要喝水！」忠一大聲地喊著，美枝回他等一下還在洗襪子，「喂！我說我要喝水，聽不懂國語嗎？」

「拿水來！」「快！」一個字的命令是最可怕的了。十歲的大女兒麗子被樓下的聲響吵醒，便下樓觀看情況，美枝聽見有人從樓梯爬下的聲音，她從樓上客廳問道：「麗子是妳嗎？」麗子說她聽見聲音便下來看看，美枝帶著歉意的向她說：「抱歉吵醒妳了，可以幫媽媽倒水給爸爸喝嗎？」麗子不發一語地走到廚房，拿了一個茶杯，將溫水緩緩倒入杯中，遞給父親，想不到當忠一接過杯子的時候，大吼一聲「太慢了！」便將茶杯往地上一砸，杯子立刻碎成四分五裂，麗子見狀雖然馬上躲開，但飛濺出來的碎片仍刺傷到麗子的左手臂，她沒有像一般的孩子哭鬧，只是被父親的此舉動驚嚇到，捂住被刺傷的手臂，呆愣地站在旁邊。

美枝聽聞從洗衣間走到客廳前，見到客廳的慘狀還有麗子手臂的傷，開始是吃驚，接著是憤怒，斥責著忠一的不是，忠一對於美枝的責罵置之不理，斜眼看著她們母女倆，便拖著步伐，摸著鼻子悻悻然地走回房間倒頭呼呼大睡。

美枝搖搖頭，從櫃子拿出急救箱，帶著虧欠地檢查傷口是否還有碎片的殘留，接著幫麗子消毒、上藥、包紮，麗子反倒安慰母親別難過，幸好只是刺到手臂，女兒的懂事讓美枝這個做母親的更加難過心疼，她輕輕撫摸著麗子的臉龐，帶著微笑輕喚道：快點去睡吧，明天還要上學呢！麗子點了

點頭，一雙靈氣的大眼睛看著母親、用稚嫩的聲音說著：媽媽也早點睡。

待麗子上樓睡覺，美枝拿著掃帚與將地上的碎片掃起，並且用兩層報紙包起，將裝有碎片的報紙放進塑膠袋緊緊綁住，避免回收的婆婆來清理時刺傷。

折騰了不少時間，美枝再度走進浴室準備洗澡，看著鏡中的自己比方才照映的她更加地顯的老，白髮好像也多生了幾根，明明剛過而立之年，不免悲從中來，感到些許哀傷。

梳洗完畢後，好不容易可以休息，帶著一天的疲倦，沉沉地在軟綿綿的被窩中睡去。

經歷昨晚的一番折騰，隔天清晨美枝仍起了個大早，準備全家的早飯。同時，身為家中長女的麗子，也早起張羅下面三個弟妹的事兒，先把貪睡的老二欣伶叫起床、吩咐著老三把床墊鋪整齊、棉被摺好，她自己則是將年紀最小的弟弟一把抱起，將原先泡好的奶瓶往嘴裡餵，看著弟弟使盡吸吮著奶嘴瓶、直到將整瓶牛奶都喝完，麗子將他的背輕輕一拍，打出「呃！」的一聲飽嗝，才放心將他抱回房間裡面。

一碗碗熱呼呼的稀飯、一雙雙筷子在餐桌上擺放著，這時忠一打著呵欠從房間走出吃早飯時，看見麗子左手臂上的繃帶，開頭便問起怎麼回事，美枝對著他問：真不記得昨晚發生甚麼事嗎？忠一拿起筷子吃著碗裡的稀飯一邊咕噥著：天曉得，昨晚喝多不記得。接著不再答她的話。美枝氣他的不承認與不知悔改反省，最後還是麗子催促著做事總是拖泥帶水的欣伶趕緊吃飯，才暫時打破這場尷尬的僵局。

孩子們陸續去學校之後，美枝收拾飯桌的狼藉，準備打理自己出門上班，這時坐在客廳的忠一，好像昨晚從未發生甚麼的，若無其事地翹著二郎腿、搖頭晃腦看著今天的早報新聞。美枝望向他，不免內心感到失落，不想再多做無謂的爭辯，連「我出門了！」這聲問候都懶得對他說出口，無可奈何他，便提起皮包，大門一開的去上班了。

第二章

俗話說：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。」

有句外國諺語也是這麼說：「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」這樣的家庭現象並非最近才發生。

美枝在師專畢業後嫁給了忠一，離開家鄉在丈夫所居住的小鎮一同生活，並在當地的國民小學的任教，還生下三女一男、丈夫忠一則是繼承家裡的事業，也就是木材批發行的生意，由於身為家中的長子，當他從爸爸的手中掌權時，身邊就出現許多為了攀關係、要討好他的人們。這些人們，不論是之前認識或不認識，聽聞忠一成了老闆的消息，便紛紛找上門來「噓寒問暖」。

久而久之，習慣被人們捧的高高在上的他，便開始得意忘形，天天酗酒、酒品很差是這些年來和「朋友」上酒家後，慢慢累積而成的惡習。

美枝也不是沒有勸過他，時不時就告誡忠一遠離這些狗肉朋友，他們並非真心與他交往，都是有利益關係，但忠一總聽不進話，左而進右耳出，直接當著眾人面前嫌美枝煩，美枝見自己勸不了他，加上忙於教職、家務，時常學校和家裡之間往返、蠟燭兩頭燒，所以也就放棄勸說。

日子久了，美枝總會感到強烈的不平等，這是正常的，在小學裡，她是受人尊敬的學年主任，在班級裡，她是人人喜愛、認真的好老師，但這樣的努力在家裡無法獲得同等的回報，這樣的心態便在她心中根深蒂固、甚至有些怨懟，幸而大女兒麗子個性生來沉穩懂事，不必美枝操煩、能兼顧自己的課業之外、還會幫忙分擔家務，她心裡也感到著實欣慰，好景不常的是，忠一被朋友騙錢、生意失敗後，心情失落的他，上酒家喝酒比往常更為頻繁、也更加過分，每每回家總是要大鬧一場才肯罷休。

這天晚上，美枝在四樓開了間小教室，幫學校的孩子們做課後補習，聽到樓下乒乒乓乓的聲響，

就知道忠一歸來，只不過比平常早的時間回家。

「林美枝，督學要來抓你了！」

美枝皺了一下眉頭，對著學生繼續教導數學解題的方法，

但忠一沒有因此停止喊叫，仍繼續大喊著：「女人又有多了不起，給我滾下來！」

美枝沉住氣，裝作沒聽見將一個章節的數學勉強上完後，告知學生今天提早回家，從四樓下來經過客廳時，美枝刻意的讓學生們避開忠一，護送他們回家後，她才放心的上樓。

今晚忠一仍喝得醉醺醺回來，不僅酒氣沖天，待美枝上樓以後，他又以高分貝的聲音大聲咆嘯著，像個跳針的黑膠唱片，重複地說著：「搞課後補習，督學要來把你抓走了！」

美枝內心「孰不可忍，那就無需再忍耐」的情緒一擁而上用手指著忠一的鼻子，直截了當告訴他：你以為我很喜歡課後補習嗎？多賺點錢當家庭開銷，才能彌補你生意失敗的窘境！

接著，他聽見房間傳來兒子哭鬧聲，兒子又開始大聲哭鬧，美枝心想可能是天氣變冷，心想給兒子泡泡熱水，或許身體會暖和起來，就不會哭鬧。於是美枝去燒了柴火，讓水龍頭裡的自來水慢慢加熱。

「喂！我肚子餓，給我弄飯吃！」忠一坐躺在客廳的沙發上，不斷地對著在浴室試水溫的美枝大聲的吼叫。

「你今晚又去酒家喝了那麼多，晚飯我早就收了！」美枝從浴室對著正在客廳，提出無理取鬧要求的忠一喊話，語氣中夾雜著一絲不悅，指尖要碰到水面時，就這麼被打住，當她繼續試水溫時，心裡覺得奇怪，平常這時會更加無理取鬧，可此刻她沒有聽見忠一的回應，正覺得納悶時，「碰！」的一聲，浴室的門把被忠一重重地扭開。

他一個箭步上前，將美枝的頭髮一把抓起來，她還來不急做反應，忠一便將她的頭使勁地、往裝滿滾燙熱水的浴缸壓下去，美枝的頭在「啊！」的一聲慘叫後，便直直地這麼栽下去。

「你幹甚麼？這樣會出人命，很危險的！」這是美枝在經歷掙扎後，從水裡掙脫說的第一句話，她的臉被熱水燙得滿臉通紅，且伴隨著強烈的呼吸不順暢、被水嗆到不停地咳嗽，仍驚魂未定地看著眼前的丈夫，萬萬沒有想到丈夫會這麼對待他。

「妳竟敢忤逆我？」忠一氣沖沖地拿著放在廚房的木掃帚，將美枝逼到牆角，開始用力地朝美枝身上打。美枝意識到什麼，想逃跑卻來不急，無路可退，想求救的話語卻卡在喉嚨叫不出聲，她的身體顫抖著，嘴唇不停的發抖，但忠一卻無視她的恐懼。每一次落下的挨打，就如同刀子在身上刮的刺痛。

「大姐，妳有沒有聽見樓下的吵鬧聲？」欣伶聽見樓下的吵鬧聲，將枕邊的大姐麗子搖醒。

「真是，爸爸又喝醉了！」麗子從床上爬起，無奈地搖搖頭。

「今天好像吵的特別厲害，我們要不要下去看看？」

聲音是從浴室傳來的，原本以為是小爭吵的她們，當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看到這樣怵目驚心的畫面：她們的父親在用堅固的木掃帚打母親！此時美枝已經精神恍惚、放棄掙扎的她感覺要不支倒地。

「啊啊啊！」欣伶雙腳癱軟，嚇得放聲大哭起來。

「爸！你這是在做甚麼？」此時麗子無法按捺住理智，大喊一聲後，趕緊將母親架起拖走。

「哼，今天就到此，之後再找你算帳！」他將掃帚往地上一扔，留下威脅的話語，竟是身為丈夫對妻子所言！

美枝方才經歷的身心靈的磨難，驚魂未定的抖動著身軀、雙手合十，發紫的嘴唇不斷喃喃喊著：

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。」

「媽，還清醒著嗎？傷成這樣，要去掛急診嗎？」麗子抱著母親，急切而擔心的問道，她倒了一杯溫開水，美枝喝了水之後，神智慢慢恢復，她回答：「不…沒關係，別跟別人說，我休息一下就沒事」

麗子看著母親憔悴的臉龐，但她只是個孩子，也奈何不了，她將美枝及哭累睡著的欣伶攙扶進房間，美枝悄悄地拉上了窗簾，好像這麼做，任何人都不會看見她現在這副狼狽的模樣。

第二天一早，美枝臉上的憔悴在一夜間恢復了不少，但如果仔細瞧，還是能看見若隱若現的傷疤，不過她巧妙的用長袖遮掩住，畢竟到了學校引起別人的注意就不好了。

下班時，美枝採買了些水果，帶去給公婆孝敬。

按電鈴之前，美枝用雙手整理衣領、將頭髮用梳子梳得整齊，才小心翼翼地按下電鈴，開門的是婆婆，年近耳順，看著身上乾淨體面的穿著、衣服上一點皺褶都沒有，就可以看出是個一絲不苟的人。

「媽。」美枝乾巴巴的叫了一聲，婆婆沒有答腔，始終板著臉孔，說著：「進來！」的時候，也從頭到尾都沒有正眼看過她，美枝心裡有些難受，強忍著帶著招牌微笑進屋。

公公原先在客廳聆聽收音機播放的音樂、穿著一襲長袍棉襖，坐在搖椅上面晃呀晃、嘴裡還叨根菸，一副愜意的模樣。

美枝對著他喊了聲：「爸爸！」和對婆婆的態度不同，像是對待親生父親般的親暱，事實上，和婆婆相比，她也確實和公公有著較深厚的感情。

將蘋果洗淨、切成整齊的蘋果丁，用瓷盤盛裝，盤子邊緣擺放著竹籤，美枝將整盤蘋果端上客廳的桌上，請公婆好好享用。

婆婆瞧見問說手臂上的傷怎麼回事時，美枝立刻將袖子拉下，回答「沒事，只是煮飯時不小心弄傷的。」她哪敢說這些日子以來發生甚麼事，雖然不是故意欺騙，也只好用這般說詞回應婆婆的問題。

「哼！當了人家十幾年的太太還是笨手笨腳。」婆婆鼻子一哼，美枝沒有再回她什麼。

「男人不都這樣？每個在外頭打拼，有頭有臉的男人，都是需要妻子每天在打理家務的，哪像妳這種女人，天天往外跑。」婆婆咬了一口蘋果，以非常尖酸的言語回應她。

接著又說：「像妳這種不守婦道，整天在外拋頭露面的，像話嗎？」

「媽…我是老師，老師的職責是去學校教書、教導學生的！」

「每天把自己打扮的水噹噹(閩南語)，在講臺上對學生發號施令，就可以輕鬆領取薪水，誰不會？」婆婆對於她的話嗤之以鼻。

又來了！美枝非常不能忍受婆婆對她的態度，畢竟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，面對著婆婆她還是以理性的態度傾聽，遵守傳統觀念的婆婆認為，女人應該是遵從中國傳統的三從四德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。」是婆婆理想中的媳婦，這番話美枝不知聽了多少次，美枝常在想「女人何苦為難女人」

「某啊，別這樣說，好歹媳婦幫我們家生了一個男丁，而且老師不是人人都能當的。」和婆婆相反，她的公公是一個以和為貴、溫柔敦厚的好人，「爸！」美枝欲言又止，一方面好強的她愛面子，另一方面是不想讓疼愛她的公公擔憂。

從公婆家離開後，受到公公的鼓勵，美枝覺得豁然開朗，但這樣的好情緒並沒有維持太久，因為一回到家，她看見忠一無所事事在客廳發呆著，美枝氣得把忠一把玩在手上的報紙抽走，並且摔至地面。

「妳真要對我這麼不滿，就離婚啊！」忠一理直氣壯的說。

「好，就這麼說定，離婚。」美枝吐了一口氣，以平靜但又斬釘截鐵的口吻敘述：「生意失敗了還不力圖振作，天天喝酒回家發酒瘋，隔天問你又不承認自己幹了甚麼好事！」

好幾次忠一在酒後對著她大聲咆哮，美枝都就動了好幾次離婚的念頭，可這回她找上娘家的父母，談判離婚的事，阿忠便一溜煙地逃離家裡，不願和她正面談判。

娘家的父母親在美枝那兒住了一個禮拜，母親是個直腸子，與其坐在這邊枯等，也不是辦法，乾脆雙方父母直接談判，但卻被美枝阻止，後來等待不下去便返家。

美枝心想真是沒骨氣的男人唉我當初怎麼會喜歡上他，但最讓她牽掛的，是她那四個寶貝孩子，她心想：孩子年幼，要是真離婚了，孩子的撫養權無疑是父親的。沒了母親，父親生意失敗又天天酗酒，孩子不是挺可憐的？她記得在新婚洞房花燭的夜晚，默默在心中許下一個承諾：「以後我擁有自己小孩，我一定要成為和孩子一同成長、陪伴。」

是的，想成為一個負責的好母親。

於是就成為再怎樣辛苦她也忍住、前進的理由。

明明那麼相愛的，為何會變成今天這個地步？

第三章

學校的午休時間，教室一片鼾聲，美枝看班上學生都在位子上乖乖坐好，便往導師辦公室休息，落葉書籤，她手持這片書籤，雙目閉起，帶領她穿越回憶過往的隧道……。

蟬鳴不斷，宣告著盛夏季節的到來，炙熱的天氣令人不禁感到煩躁，火車上的電風扇可能是因為老舊的緣故，轉個幾圈就不停地發出嘎然作響的聲音，忠一座在第三排靠窗的位子，窮極無聊的看著窗外的景色，山林的青翠、稻田的油綠一幕幕地從他眼前閃過，張望著四周，心裡想著：等會兒和朋友約見面，該吃甚麼才好？這時，他瞥見左前方第二排，一樣靠窗的位子，有一位女子，留著齊耳的學生短髮，身穿學校的白色制服黑色裙子，胸口的的位置繡著學號，學號的下面繡著學校名稱，定睛一看，上面大大地繡著「台北女師專」三個字，忠一心想厲害了！是名校出身的，仔細一看臉蛋稍微圓潤些，但長相清秀乾淨，雖然不是特別出眾，但脂粉未施的她，只是靜靜的捧著書本，陶醉於文字的世界，舉手投足之間，都有一股「特別的氣質」，此時，坐在她旁邊的老先生前方到站，下了車，便空出一個座位，他緩慢的移動，坐到她旁邊，開始搭話攀談起來，

「你好，初次見面。」忠一以最友善的語氣和女子搭話。

女子閱讀的正投入，沒有注意四周的變化，被忠一突然的問候稍微驚嚇到，但她表現的淡然，點頭向眼前的陌生男子打招呼。

忠一問他在看甚麼書，看封面好像是英文書，女子不疾不徐地回答：「『傲慢與偏見』，這是珍·奧古斯汀的名作，台灣也有翻譯成中文版，不過我看的是原文版的。」女子的國語字正腔圓，令忠一不禁好奇地問道：「你是本省人嗎？」女子笑笑地回說是的，不過受到學校的訓練影響，所以說話變得口條清晰，不過雖然是本省人，但母親是日本人，雖然聽得懂台語，不過說得並不好。

忠一接著回答我是念農校的，對這方面不是很熟悉呀！但是愛閱讀是好的，我的專業在其他方面，女子接著問讀哪個科系，一問之下知道忠一就讀林木科一年級，忠一見她沒有拒絕和他聊天，便開始介紹林木科都在學些甚麼，雖然不確定她是否在認真聽他說話，每聽到一個段落，女子便十分有禮貌地點頭致意，忠一對她的印象增添不少好感。後來聊著聊著，前方目的地到達，女子要先行下車，在離去之前，忠一揮揮手問她：「能否留下妳的芳名還有聯絡方式？當個筆友也好！」女子猶豫了一下，打開學校側書包、拿出鉛筆和小筆記本，在紙上沙沙地寫著，寫完撕下那張紙條，遞給忠一，說道：「我現在不住在家裡，住學校宿舍。」並告訴他有空的話，可以寫信寄到這個地址，轉頭向他微笑，真高興認識你，便匆匆地下車。

字條上寫著學校宿舍的地址，以及她的名字「林美枝」，他端詳著紙條反覆唸著女子的名字，邊誇讚「字跡真是好看極了！」名字下方還寫著：「師專三年級」，是年紀比她大兩歲的「學姊」，不過此刻對忠一來說，年齡不是問題，因為他已經深深地被美枝吸引住。

這是他們初次見面的情形。

和朋友相聚時，忠一提起這件事，朋友嘴裡邊吃著豆花，邊取笑他「忠一，搞不好那個女生給你訊息是假的。」

忠一用力地往朋友的腦袋瓜敲下去，哼著鼻子回：我相信她不是那種人。

回到家中，他立刻打開抽屜，將推積在厚厚一層灰塵的信紙拍掉，坐在書桌前，開始寫起第一封信，連他的媽媽都不可置信，不過她一直都下不了筆，忠一拿著黑色原子筆，在腦袋上敲打著，看會不會打出甚麼靈感來。他靈機一動，便從家裡飛奔出去，從書店買了一本《徐志摩詩集》。

沒靈感時抄幾句詩，肯定是浪漫的。忠一對自己的聰明感到佩服，打開詩集的目錄，右手隨便一指，二十一頁，詩的名稱叫做「偶然」，忠一讀過詩的內容，雖然讀不大懂意思，不過，感覺還不賴，就決定抄寫這首！於是提筆在信紙上沙沙作響：

「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，偶爾投映在你的波心—
你不必訝異，更無須歡喜—
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。
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
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方向；
你記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
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！」

抄完之後，心想，我們是在白天火車上相遇的，可是詩裡寫的是黑夜的海上，是否會顯得怪異？哎！管他的！小心翼翼地用漿糊將封口黏好，信件投進郵筒時，滿心期待收到回信時的心情。

一個禮拜後，舍監將信遞交給剛上完課的美枝，看信件上寄信者是「忠一」，看上面的寄件地址，美枝心想應該是火車上的年輕小伙子，但美枝嫌棄地說著「字跡好醜！」連拆封都沒拆，就把信件放到置物櫃。

忠一見美枝沒有回信，仍不死心地寫了好幾封信，但每次收到信，美枝還是把它塞進置物箱，沒看過一眼。

直到有一天，忠一不再寄信時，美枝內心卻開始焦躁了！要知道女人的內心是很奇怪，因為習慣每個禮拜收到一封信的她，開始覺得渾身不對勁，她拆開三個月累積的信件，逐字閱讀，漸漸覺得他是個有趣的人。

有一封信是稱讚她的名字好聽，美枝看得心花朵朵開，之後他提筆回信，信上寫道：「忠一君 惠存，這還是初次有人稱讚我的名字好聽，不瞞你說，其實我覺得你應該是個有趣的人…」

於是他們展開第一次的約會。

兩人相約在忠一居住的小鎮火車站，美枝穿著碎花小洋裝，其實她從未穿過這麼漂亮的衣服，對她而言已是盛裝打扮。

忠一騎著腳踏車，搖鈴示意她上車。

「那個，你要帶我去哪呀！」坐在後座的美枝，害羞的問起他。

「我要帶你去『風的腳下』。」他相信她會喜歡他平常去的秘密基地。

「先別說了，我要加快速度，風會灌進你的嘴巴，抓緊一點了！」

沒有戀愛經驗的美枝，第一次有如此強烈地感受，這就是瓊瑤小說裡所謂的「愛情」嗎？一股甜蜜湧進她的心頭，像吃著最愛的糖果，那股滋味在心中蔓延開來，近乎迷人的感覺讓她稍稍融入愛情的世界裡。她抱緊忠一粗壯的腰，將臉輕輕地靠在她的背上，依偎在他身後，風兒輕輕挑起她的一絲黑髮感到十分幸福。

來到整片綠地的一棵大榕樹下，由於樹下的落角處風大，因此叫「風的腳下」。

他從左手邊口袋掏出一個銀亮的東西，再從衣懷裡拿了手帕，將他擦拭，是一把銀製的口琴，在陽光底下顯得閃閃發亮，他吹奏的曲目是姚蘇蓉的「月兒像檸檬」，音符流洩出的愛意，在此時此刻展露無疑。

美枝隨著曲調輕輕唱著歌詞：

「月兒像檸檬/淡淡地掛天空/我倆搖搖盪盪/散步在月色中
今夜的花兒也飄落紛紛/陪伴著檸檬月色迷迷濛濛
多親愛/蜜語重重/輕輕耳邊送
我倆搖搖盪盪/散步在檸檬一般月色中

月兒像檸檬/黃黃的掛天空 /我倆搖搖盪盪/散步在月色中
就像是魚兒在雙游海中/兩旁的椰子樹是海浪重重
多逍遙/其樂融融/脈脈情意通
我倆搖搖盪盪/散步在檸檬一般月色中」

「真好聽！這首歌我也很喜歡！」她拍手表示肯定。

他拿出桃紅色的髮箍，將它帶在美枝頭上，並稱讚「你戴起來真好看！」美枝的臉紅得跟蘋果似，忠一的這番話，就像兩顆心在相互關照。

師專畢業後，他們立刻結婚，辦了一場盛大的婚禮，因為他不吝嗇，對朋友很大方、對父母孝順，對兄弟姊妹友好，所以她才會喜歡上他吧！

「美枝老師！」美枝猛然抬頭，失去焦距的眼神回復，抬頭一看，是五年級學年主任，雖然同為學年主任，不過是比他年紀輕的後輩

「妳怎麼看起來愁眉苦臉的，而且黑眼圈好重。」美枝說沒事，前一晚沒睡好罷了。

「看今早的新聞報導了沒？美國和我國斷交了！」一向八卦的她在學校竟敢挑戰黨政，語出驚人的言論，讓美枝立刻摀住她的嘴巴

「別在學校講這麼敏感的話題，去年隔壁班的導師就是這麼被抓走的，到現在都沒消息。」美枝指責她的不識相。

「身為學年主任，在學校的言行舉止應該要更注意點。」美枝以十分嚴肅表情向後輩進行勸說。

今天的夕陽特別地紅，染紅了整片街道、甚至是整個小鎮，她想起今天和後輩的對話：

「要是說敏感的話，會被抓走的！」這句話有如跳針的黑膠唱片般，在她的腦中一直浮現，「要是說敏感的話，會被抓走的……」她邊走嘴裡邊喃喃自語，不斷重複這句話：「要是被抓走了，說不定也不錯呢！至少…不用再被挨打。」這個想法油然而生，世界是如此的遼闊，可是為什麼，沒有我的容身之處呢？

微風輕輕吹拂著，夕暮的隱沒使她的影子漸漸消失，和她此刻的心情一樣，巷口叫賣著最愛吃的爆米香也提不起勁，千言萬語都寄託在風中，如果能帶走哀愁與煩惱，就任憑它隨風飄遠、飄散。

今晚，是美枝畢生難忘的夜。

不知怎麼地，兩人又起口角的爭執，這次忠一沒有多費唇舌，衝進廚房，拔起架上的菜刀，朝著美枝的方向砍過去，美枝立刻衝進浴室，將門反鎖住。她默默地流下眼淚、啜泣著，心陣陣的刺痛著。最後，她再也忍不住崩潰，嚎啕大哭起來。

「我到底做錯了什麼…為甚麼我要過這樣的生活？誰來救救我。」忠一在門外大喊著開門，再不開門就把它踹飛，美枝既心痛又害怕，忠一作勢要將門踹開時，麗子便擋在門前，美枝聽到女兒的聲音，立刻將門打開，說著快回房間去，別待在這裡，麗子邊用身體保護著她邊說著媽後退，我跟爸爸來談事情的。整個空間像被凍結一樣，變得淒冷無比，麗子深呼吸一口，緩緩道出她的心理話：

「爸爸，請您不要傷害母親，我願意代替她被打、被罵，每次看到您打媽媽，罵她汗辱她，我的心就好痛，像被針扎一樣那麼痛。」

「讓開，這裡沒小孩子的事！」忠一試圖迴避女兒的言語。

「爸爸，拜託了！」忠一的怒氣達到最高點，當他棍子一揮，無所畏懼的麗子以平穩的口氣訴說著：

「爸爸，我會長大成人，而您會老去，現在您怎麼對待母親，我長大以後就怎麼對待您。」

這一番成熟的話語令他無法辯駁，轉而惱羞成怒地盯著女兒，

「妳這是在威脅老子嗎？」麗子沒有回應她的父親，不發一語地看著，那眼神沒有怨恨，只是帶著一絲堅定。

「這是在做甚麼？哦！天啊！」隔壁的房東太太聽到爭吵聲，前來關心卻看到這副場面。

「就算你對老婆的感情沒了，她至少是為你生過孩子，並養育他們的女人啊！」中醫羞愧得無地自容，他放下菜刀，酒退的差不多，走到外面院子散心。

「真是辛苦你了！」房東太太安慰著美枝，美枝向房東連說好幾個謝謝，救了她和女兒的命。

「你接下來打算怎麼做？」

美枝深思，說：「事情都已過去，我相信今晚的事他會有所領悟。」

在那之後，過了將近十年，孩子們都大了，在學校及各方面的能力表現優異，聲名遠播到整個小鎮，平日忠一走在路上，都會被路人認出：「啊！您是在麗子的父親對吧！她代表參加全縣的語文競賽，得到冠軍。」「您的小兒子體育競賽是全國第一，太厲害了！每個孩子都出類拔萃。」之類的話語，令忠一注重自己的形象，「家暴」這件事就再也沒發生過。

「我也該去上課了！」美枝望著廣闊的藍天，眼眶泛著淚水，她知道，和忠一是無法再回到從前了！回想至此，心中不免感傷起來，她從口袋拿出手帕，擦拭去眼角的淚水，那些可怕的噩夢，就忘掉吧，隨著眼淚擦去！

朝著有光的地方走吧！美枝在朝陽的引領下，繼續走著她的道路、筆直的道路，又是萬象更新的一天。

人，是活在當下，不是活在過往！

~完~